章诒和 著

正在有情无思间
——史良侧影

■

两片落叶，偶尔吹在一起
——储安平与父亲的往来

■

君子之交
——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

往事并不如烟

最后的贵族
——康同璧母女之印象

■

斯人寂寞
——聂绀弩晚年片断

■

一片青山了此身
——罗隆基素描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章诒和 著

往事并不如烟

正在有情无思间
——史良侧影



两片落叶，偶尔吹在一起
——储安平与父亲的往来



君子之交
——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

最后的贵族
——康同璧母女之印象



斯人寂寞
——聂绀弩晚年片断



一片青山了此身
——罗隆基素描

（京）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往事并不如烟/章诒和著．－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4．1

ISBN 7－02－004440－9

Ⅰ．往… Ⅱ．章… Ⅲ．回忆录－作品集－中国－当代 Ⅳ．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03）第 115380 号

责任编辑：杜 丽 王培元　　装帧设计：柳 泉

责任校对：杨文玉　　责任印制：张文芳

往事并不如烟

Wang Shi Bing Bu Ru Yan

章诒和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http://www.rw-cn.com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　　邮编：100705

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　　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00 千字　开本 640×960 毫米　1/16　印张 21.5　插页 2

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　　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－20000

ISBN 7－02－004440－9/I·3372

定价 35.00 元

献给我的父亲母亲

自　序

这本书是我对往事的片断回忆，但它不是完整的回忆录。

曾经，最珍贵和最难得的个人活动，便是回忆。因为它是比日记或书信更加稳妥的保存社会真实的办法。许多人受到伤害和惊吓，毁掉了所有属于私人的文字记录，随之也抹去了对往事的真切记忆。于是，历史不但变得模糊不清，而且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被改写。这样的“记忆”就像手握沙子一样，很快从指缝里流掉。从前的人什么都相信，相信……后来突然又什么都不信了。何以如此?其中恐怕就有我们长期回避真实、拒绝真实的问题。

我这辈子，经历了天堂、地狱、人间三部曲，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孤单的人生，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。-我拿起笔，也是在为自己寻找继续生存的理由和力量，拯救我即将枯萎的心。而提笔的那一刻，才知道语言的无用，文字的无力。它们似乎永远无法叙述出一个人内心的爱与乐，苦与仇。

寂静的我独坐在寂静的夜，那些生活的影子便不期而至，眼窝里就会涌出泪水，提笔则更是泪流不止，毫无办法，已成疾。因为，一个平淡的词语，常包藏着无数寒夜里的心悸。我想，能够悲伤也是一种权利。

往事如烟，往事又并不如烟。我仅仅是把看到的、记得的和想到的记录下来而已，一共写了六篇，涉及八人(不包括我的父母)。这些人，有的深邃如海，有的浅白如溪。前者如罗隆基、聂绀弩，后者如潘素、罗仪凤。他(她)们有才、有德、有能，个个心比天高、命如纸薄。可说而不可看，或者可看而不可想。其实，不论贵贱和成败，人既不应当变为圣像，也不应当遭受藐视。

书是献给父母的。他们在天国远远望着我，目光怜悯又慈祥。

章诒和

2003年8月21日于守愚斋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目 录

正在有情无思间
——史良侧影

我一向认为人老了，简单的衣食住行，都是无比的沉重与艰难，他们的内心自不会再有炽热之情或刻骨之思。但我面前的史良，以忧伤表达出的至爱，令我感动不已。当我跨入老龄，生活之侣也撒手人寰的时候，史良的涕泣和那方白手帕的记忆，便愈发地生动起来，也深刻起来。是的，脆弱的生命随时可以消失，一切都可能转瞬即空，归于破灭，惟有死者的灵魂和生者的情感是永远的存在。

1

两片落叶，偶尔吹在一起
——储安平与父亲的往来

走在曲折的小径，便想起第一次在这里见到的储安平：面白，身修，美丰仪。但是，我却无论如何想象不出储安平的死境。四顾无援、遍体鳞伤的他，会不会像个苦僧，独坐水边？在参透了世道人心、生死荣辱，断绝一切尘念之后，用手抹去不知何时流下的凉凉的一滴泪，投向了的湖水、河水、塘水、井水或海水？心静如水地离开了人间。总之，他的死是最后的修炼。他的死法与水有关。绝世的庄严，是在巨大威胁的背景下进行的。因而，顽强中也有脆弱。

27

君子之交

——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

有人说：收藏古董，好似留意和观赏月色，古往今来的月色。可如今，收藏不再是个单纯爱好，它还是个一夜致富的行当。于是，张伯驹的价值便更多地体现在献宝上了。我不这样看。他的一生，比捐献的文物生动得多；他的为人，更比国宝珍贵。我和他相处，感受到的是人的气息和光泽。而这，才是永恒的。

86

最后的贵族

——康同璧母女之印象

我想，这些昔日贵族活在今天，日子太难，心也太苦。康同璧常说自己的处世原则是“以不变应万变”，然而，现实却在逼迫她们做出“顺适”。出于教养，也出于经验，她们的“顺适”往往表现为一种不自觉其努力的努力……努力的核心内容便是：忍。在云诡波谲、世事不胜其变幻的年头，谁都得忍。普通老百姓，以其渺小而忍。那么，康氏母女所代表的老派家庭的忍，又体现出什么呢？是阅历太多、见事太明的无可奈何？还是抹杀自己、无损于人的智慧生存？

156

斯人寂寞
——聂绀弩晚年片断

在经过了人生的艰难与惨厉，在体味了反人性的诬陷和背弃之后，聂绀弩带着内心深处的荒凉，带着任何人都无法解救的寂寞，带着最隐秘的生活体验，终日写作、抽烟，埋头读书、沉思。他以文学为精神方向，以写作为生存方式，继续活下去，有如一叶孤帆远离喧嚣的港湾，驶向苍茫大海。聂绀弩的晚年生活，简朴，简单，简洁，以至简陋。

222

一片青山了此身
——罗隆基素描

罗隆基雄才大略，却又炫才扬己；他忧国忧民，但也患得患失。他思维敏捷，纵横捭阖，可性格外露，喜怒于形。他雄心勃勃有之，野心勃勃亦有之。他慷慨激昂，长文擅辩；也度量狭窄，锱铢必较。有大手笔，也要小聪明。他是坦荡荡之君子，也是常戚戚之小人。中国官场的秘诀是少说少错，多说多错，不说不错。罗隆基终身从政，却口无遮拦。

268

正在有情无思间

——史良侧影

史良(1900—1985)江苏常州人，女。1931年后，任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，上海妇女救国会常委。1936年被国民党所逮捕，为历史上著名的“七君子”之一。抗日战争期间，在武汉、重庆等地从事民主运动。1938年后，任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兼联络会主任，第一、二届参政员。1942年，任民盟中央常委、重庆市支部组织部长。解放战争期间，为上海民盟执行部负责人之一。1949年后，任国家司法部部长，全国妇联副主席，民盟中央副主席、主席。是第二至四届全国人大常委，第五、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，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常委。

——摘自《20世纪中国名人辞典》

这个辞典上的史良，是以职务为材料，年经事纬，叙列出来的人。在民主党派史料汇编里或共和国部长传记里，对她的介绍要比这个条目详尽些，约有千余字。除了对“七君子事件”的叙述而外，还强调解放前的史良作为享有崇高威望的著名律师，如何敢于同邪恶势力进行斗争，营救受迫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史良作为首任司法部部长(她和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是当时仅有的两位女部长)，如何建立和健全了人民司法机构和工作；作为一个民主党派(民盟)负责人的史良，如何拥护共产党的领导，即使在“文革”时期，也没有动摇对社会主义的信念，等等。这些内容写得准确又周正。但活在我心里、刻在我记忆中的史良，就不仅是条目所写的这么一副干巴巴的样子。

她是我小时候崇拜的高贵又美丽的女性。史良无论走到哪里，来到什么场合，都与众不同。只要父亲说上一句：今天史大姐要来。我听了，顿时就血液沸腾，兴奋不已。自己长得不漂亮，常对着镜子自语：不是说女大十八变吗?我啥时能变得有点像史良，就好了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头一次在我家客厅见到史良的情形。父亲把我推到她的跟前：“喏，我的小女儿，小愚(我的小名)。”又对我说：“这就是我们的史大姐，你该叫史阿姨。”

我深鞠一躬，叫道：“死(史)阿姨。”

父亲一怔，史良却笑了。

父亲纠正道：“不是死，是史。这两个音是不许弄混的，再重叫。”

满脸通红的我，再叫：“死(史)阿姨。”

父亲盯着我的嘴，嚷道：“是史!不是死。”

我再叫一遍，仍是“死阿姨”。

父亲瞪着眼，刚要张口，被史良挡住，笑着说：“死阿姨就死阿姨

吧。”

瞧，多好的一个死(史)阿姨啊！

史良给我的第一印象，是在五十年代初的夏季。她让秘书打来电话说，有事要来我家和父亲商量。那时，父亲官场得意，我家住的是座有七十九间房的大四合院。宽阔的庭院，已是绿叶成荫，晨风拂来，透着凉意。在家中，没有父亲的容许，子女是不能随便跑出来叨扰客人的。我便躲在耳房，两眼直瞪窗外。

那年头的北京，人稀车少。史良坐小轿车从她的住地东总布胡同到我家的地安门内东吉祥胡同，要不了多久。过一会儿，淡施脂粉的史良，身着白哔叽西服套裙，脚穿白色麂皮高跟凉鞋，飘然而至。庭院里缠绕在竹篱笆上的莺萝松，正绽放着朵朵红花。那小巧的花形和鲜丽的花色，勾起她的兴致，俯身摘了几朵，托在手心，便直奔北屋。接着，从大客厅传来了一声史良的吴侬软语：“伯钧(父亲姓章名伯钧)，你家的镜子呢？”父亲带路，引她到母亲的梳妆台前。我瞅见史良仔仔细细地把小红花一个个嵌入上衣的扣眼，嵌好后还左右端详。公事谈毕，她带着胸前的那些“莺萝松”匆匆离去。

一个炎热的下午，史良又来我家做客。这次，她穿的是用香云纱①做的“布拉吉”(即连衣裙)。她走后，母亲把史良的这身衣服夸赞得不得了，对我说：“自从新中国的电影、话剧，把香云纱的裤褂作为国民党特务的专业服以后，人们拿这世界上最凉快的衣料，简直就没有办法了。你爸爸从香港带回的几件香云纱成衣，也只好在家休息的时候换上，成了业余装。看看人家史大姐(这一直是母亲对她的叫法)，居然能做成‘布拉吉’穿到司法部去。”此后四十余载，我没见过第二个女人像史良这样地穿着。

直到九十年代末，北京的时髦女性在“怀旧风”的席卷之下，拣起了香云纱。我跑遍大型商厦，终于也找到一件用它做的西式衬衫。面对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三百多元的价格，我毫不犹豫地拿下。其实，这不是在买衬衫，而是为了复制出一种记忆。

1956年，母亲与她同去印度访问，史良是中国妇女代表团团长，母亲是代表团的成员。印度方面请她们参观一个比较先进的工厂。飞速旋转的钻头切削下来的钢丝卷曲如云，柔细如发，耀眼又美丽。史良伸出左手去拿刚刚旋出来的一根钢丝，随即把手缩了回去。

旁边的工作人员忙问："烫着没有？"史良微笑着摇了摇头。

可母亲注意到那只伸出的手，始终像拳头一样紧握着。回到宾馆，史良马上把母亲叫到自己的房间，把拳头松开给她看。

"天哪！痛得很吧？"母亲嚷了起来，只见手掌心那被钢丝烫过的地方肿得老高。

史良点点头，说："千万别声张出去，我给大家丢脸了。健生（母亲姓李名健生），你是学医的，有什么办法吗？"

母亲告诉史良，自己带了进口的安富消肿膏，正好派上用场。

一边上药，母亲一边怪道："那车床里刨出来的钢丝，你居然想拿着玩，天真得像个幼儿园的孩子。"

史良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一连几天，母亲都偷偷地给她换药，并问："洗澡时，需要我帮忙吗？"

史良说："不用，我自己可以应付。"

母亲佩服地说："史大姐，你真行。手掌肿成那样，要换成别人早叫唤起来了。"

这些中国妇女界的精英们在参观了医院、学校、幼儿园，瞻仰了泰姬·玛哈尔陵墓，被尼赫鲁总理接见后，由接待人员将她们带到新德里最繁华的地段去逛街，带到一家最高级的服饰店去购物。史良在华贵



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史良

精美的众多印度丝绸中细挑慢拣，抽出一匹薄如蝉翼且用银丝绣满草叶花纹的白色衣料，欣赏再三。她把末端之一角斜搭在肩上，对着镜子左顾右盼，并招呼母亲说："健生，快来看看，这是多好的衣料哇。"母亲凑过去，看了一眼，扭身便走。

走出商店，史良气呼呼地问："那块衣料，你觉得不好看吗？"

母亲说："你光顾了好看，不想想我们口袋里有几枚铜板。团员每人八十卢比，你是团长，也才一百八十卢比。买得起吗？"

史良说："买不起，欣赏一下，也好。"

母亲说："老板、伙计好几个人围着你转，到头来你老人家只是欣赏一下。这不叫人家看出咱们的穷相嘛。"

她不作声了。

史良是考究生活的，希望别人也能如此，同她一样。我的这个看法，是由一桩小事引起。一个寒冷的冬日，民盟中央的几个负责人罗隆基、胡愈之、周新民、萨空了、楚图南、邓初民、吴晗、闵刚侯、许广平等，在我家开会。但凡家有来客，父亲必给每位沏茶。人多的话，还叫洪秘书事先在玻璃杯外壁贴上一个用白纸剪成的圆形小标签，那上面有用毛笔工整地写着的阿拉伯数字：1，2，3，4，5……客人按先后依次而拿。会开久了，茶喝多了，大人们陆续如厕。我和姐姐的书房紧挨卫生间，谁去方便我都能瞧见，而且这些先生们进进出出，看到我都要打个招呼，聊上几句。第一位如厕且多次方便的人，是罗隆基。因为他有糖尿病。这次的会可能是开得太长了，女士们也开始方便。许广平先来，由于是第一次，不熟悉我家的卫生间，故让我陪厕。

我告诉她："您用过的手纸直接丢进马桶，用水冲掉。"

许广平听了，极认真地对我说："这个做法不好，手纸容易堵塞马桶。要放个纸篓，用过的手纸就丢进去，每晚再把它倒进垃圾箱。"她又用手指着水箱底下的一角说："纸篓可以放在这个地方。"

史良继之。来了，又走了。她没有对我家的卫生间及其使用，发表任何看法。翌日下午，我正在做功课，突然门铃声大作。洪秘书跑进客厅，对父亲说："史部长来了，手里还提着两大包东西。"听罢，父母二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显然不解其来由。

史良被请进客厅。她把牛皮纸包的东西，往客厅当中的紫檀嵌螺钿大理石台面的圆桌上一放，笑眯眯道："我今天不请自到，是特意给你们送洗脸毛巾来的。一包是一打，一打是十二条。这是两包，共二十四条。我昨天去卫生间，看了你家用的毛巾，都该换了。"她转身对母亲说："健生，一条毛巾顶多只能用两周，不能用到发硬。"母亲的脸顿时红了，父亲也很不好意思。

我跑到卫生间，生平第一次用"不能发硬"的标准，去审视家族全

体成员的洗脸毛巾。天哪!父亲、母亲、姐姐和我的四条毛巾，活像四条发黄的干鱼挂在那里。尤其是我用的那条，尾梢已然抽丝并绺儿了。此后，我家的毛巾不再使到变硬发黄，但始终也没能达到史良指示的标准：一条用两周。那年月提倡的是艰苦朴素、勤俭节约。我问父亲："史阿姨的生活是不是过得有点奢侈?"

父亲说："这不是奢侈，是文明。我在德国留学，住在一个柏林老太婆的家里。她是个犹太人，生活非常节俭。但她每天给我收拾房间的时候，都要换床单。雪白的床单怎么又要换?——我问老太太。她讲，除了乞丐和疯子，德国的家庭都如此。"

在民盟中央，一般人都知道史良与父亲的私人关系，是相当不错的。一只小罐焖鸡，也让我看到了这一点。一次，父亲患重感冒，愈后人很虚弱。史良得知后，很快叫人送来一只沉甸甸的宜兴小罐，母亲揭开盖子，一股鸡汤的浓香直扑鼻底。她还带话给母亲："不管伯钧生不生病，他今后吃鸡都要像这样单做。"

父亲用小细瓷勺舀着喝，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，说："史大姐因高血压住进北京医院的时候，小陆都要送这种小罐鸡汤。"

对父亲吃小罐鸡，我特别眼馋。一日，又见饭桌上摆着那只史良送的宜兴小罐，不禁叹道："什么时候我能得上感冒，才好呢。"

母亲问："为什么?"

我说："那样，我不就也能喝上小罐鸡汤了。"

父亲大笑，并告诉了史良。

史良来我家，每次都是一个人，她的丈夫在哪儿呢?在我对史良产生了近乎崇拜的好感之后，便对她的一切都有了兴趣和好奇。我问父亲："史阿姨的丈夫是谁?我怎么从来没见过?"

父亲说："她的丈夫叫陆殿东，外交部的一个专员，这个差事是周

恩来安排的。他的年龄比史大姐小，所以大家都叫他小陆。当时在上海，史大姐已经是个名律师的时候，小陆还在巡捕房当巡捕。”

母亲小声地矫正：“到了(19)46年，人家小陆也在上海挂牌当律师了。”

“那是跟她结婚以后的事。”父亲接着说，“他们的结合幸福不幸福?大家心里明白。有时我想史大姐一觉醒来，恐怕会发现自己的眼泪湿透了枕衾。”从语气里，看得出父亲对她的怜惜与叹惋。

后来，我才从母亲那里知道，史良的婚姻与孙夫人(宋庆龄)有关。尽管史良因为承办案件早就认识小陆，但正式作为异性朋友，却是孙夫人介绍的。小陆年轻英俊，英语流利，法语也不错。在他们确立恋爱关系后，史良出资让小陆到法国和美国留学，攻读国际法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史良却从美国朋友那里得知，小陆和一个漂亮姑娘关系亲密，甚至不想回国。史良向孙夫人哭诉小陆的薄情。孙夫人听了十分生气，把陆殿东招回。选了个良辰吉日，由沈钧儒主婚，他们很快结为夫妇。成为史良丈夫的小陆，从此无比忠诚。在史良成为部长后，他一门心思都扑在妻子的身上。人前人后，常常是“史部长”、“史部长”地叫着。

我认识小陆是在全家去青岛避暑的途中。在火车的软卧车厢里，他对妻子照料之周，体贴之细，令所有的男人自愧弗如，也让所有的女人暗羡史良能有这样的夫君陪伴，实在是福。小陆出出进进，端茶，倒水，提拖鞋，送零食，都不在话下。午饭后，史良说要小憩片刻。小陆听了，立刻打开行李箱，先拿出雪白的睡衣睡帽和一卷镶有法式花边的白色织物；继而取出一个纸口袋，口袋里装的是一把小钉锤，两粒小铁钉，一节软铁丝。我们面面相觑，不知要搞什么名堂。接着，他请来列车长，比比划划，低语几句后，只见小陆携工具爬到上铺，在左右两壁各打进一小钉，然后把那卷织物抖落开——原来是两尺见宽的帏帘。帏帘上端缀着一个个小铜环，小陆将它们套入铁丝，再把铁丝的两端系

于两边的铁钉。这样，一副床帏在几分钟之内便做成了。它质地轻薄，尺寸合适，既把上铺遮得严严实实，又开合自如。史良在帘内换上睡衣，戴好睡帽后，小陆从行李箱内拿出一个木质衣架，把史良换下的衣服抚平撑好，挂于下铺的衣帽钩。

车在行驶，车内寂静。帏帘将夏日的阳光挡在了外边，也遮住了午休者的睡容。小陆端着自己的水杯，站在通道的窗前，欣赏着窗外的风景。只要我从他身边经过，叫声“陆叔叔”，他都要点点头，圆圆的脸上泛起浅浅的笑……

后来母亲告诉我，尽管小陆对史大姐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，比保姆还保姆。但人们都认为史大姐应该享有更好的婚姻生活，可惜她失去了机会。

“什么机会?”我追问着。

母亲说：“就是和你的罗伯伯(即罗隆基)呗。抗战时在重庆，他俩的关系已基本被大家默认。史大姐对这件事是认真的，表现得从容大度。可谁也没料到会冒出个浦熙修来，老罗遂又向浦二姐去大献殷勤。史大姐察觉后，立即结束了这段浪漫史。”不想地位那么高、每逢三八妇女节便要向全中国妇女大谈或大写女性解放问题的人，在内心深处同样掩埋着一个普通女性在感情上的伤痛。

1956年的夏季，官方在北戴河召开什么会议，参加会议的既有中共的领导，也有民主党派的领导。会议规定：与会者可携带一名家属，那时母亲在北京市卫生局当副局长，干得十分起劲。她说自己没有时间休假，叫我去陪父亲。会议似乎开得轻松、顺利，父亲的脸上总挂着笑容。趁着开会的空隙，他和交通部的人还邀请了苏联专家去视察秦皇岛港(注——父亲时任国家交通部部长)。大概父亲觉得到海上一游的机会难得，便请史良同行。

那天的风浪特别大，我们乘坐的船，是艘类乎快艇的玩意儿，颠簸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